春秋集義

十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義卷二十八

宋　李明復　撰

文公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

謝湜曰僖公伐邾取須句矣其後須句復入于邾故

公又伐邾取須句以其叛歸再取故書曰謹其變也

邾微國須句小邑以魯之大不能保一須句而有之

以其得之非道伐邾未返而又以其人城鄟其勞甚矣書遂罪之也鄟魯邑杜氏謂備邾難

呂祖謙曰須句是伏羲之後滅其國大段不是

又曰邾滅須句楚滅六蓼夫須句司太皥之祀六蓼實臯陶之後此皆先王所封諸侯自唐虞三代以至春秋之初千百世綿延而皆不廢絶何故纔入春秋之世便見屠戮葢須句六蓼皆小國所以不廢于春秋之前者葢向時間有聖賢之君以振作之風聲氣

習尚有典刑老成人相與維持故得世守其祀所以雖小而僅存至此先王德澤既已斬絶漸入春秋戰國氣象故先王之諸侯亦不能自存此最見得風聲氣習之大推移習俗之大變革處學者當仔細看到此又須看得天下大勢與戰國漢唐相接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謝湜曰昭公初即位勢危國人起而殺大夫以其禍起國人故書人大夫被殺者衆故不書名凡殺書人

或以衆棄言之或以國亂言之施于逆惡則衆棄之詞也施于公子大夫則國亂之詞也

胡安國曰書宋人者國亂無政非君命而衆人擅殺之也大夫不名義係于殺大夫而其名不足紀也

呂祖謙曰宋人殺其大夫是公子固之類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程頤曰晉始逆立公子雍既而悔之故秦興兵以納之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故稱人晉懼秦之不

肯聽已而擊之故書晉及

朱熹曰秦襄公以王命攘夷狄報君父之仇故征伐不休而詩人美之康公令狐河曲之戰修私怨逞小忿上無王命下失民心故好攻戰亟用兵而詩人刺之

晉先蔑奔秦

謝湜曰襄公卒國嗣未立趙盾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穆嬴日抱太子啼于朝趙盾乃背先蔑立靈公由

是晉人以兵禦秦故二國戰于令狐秦敗故先蔑奔秦戰不書侵伐者秦以善至晉人逆而戰之也戰由晉起故以晉人主戰而罪之秦不書敗者秦以兵衛爲晉送公子鄰國之義也晉未有改立之命出諭秦國一旦背約攻秦而敗之晉之不道于鄰國其惡大矣不書秦敗不與晉之敗秦也不與晉之敗秦者以著晉人之惡也先蔑奔不書出自外奔秦故也襄公之卒也晉國政出趙盾盾欲立公子雍賈季欲立公

子樂其後盾復立太子然襄公卒八月秦方以公子雍至者以國嗣久而後定故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襄公卒太子幼晉人欲立長君趙孟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秦康公以師納之襄夫人抱太子以啼于朝曰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諸大夫畏逼乃背先蔑立靈公趙盾將中軍以禦秦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程氏以為晉不納秦秦納不正皆罪也故稱人晉懼秦之不肯聽

已而擊之是晉人為志乎是戰者也故書及其貶之如此者使後世臣子謹于廢立之際不可忽也治亂存亡係國君之廢立事莫重于此矣而可以有誤乎奕者舉棊不定不勝其耦況置君而可以不定乎

朱熹語録或問世人疑左丘明好惡不與聖人同謂其所載事多與經異此則有説且如晉先蔑奔人但謂蔑奔秦耳此乃先蔑立嗣不定故書奔以示貶熹曰是何言語先蔑實是奔秦如何不書奔且書奔謂之

示貶不書奔則此事自不見何以為褒是乃于穿鑿
上益加穿鑿疑誤後學

狄侵我西鄙

呂祖謙曰狄侵我西鄙魯之西是齊之東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程頤曰文公怠政事多廢緩既納晉盟而復後至故
書往會而隱其不及不序諸侯以見不在故明年公
子遂再往與晉盟也

謝湜曰晉國君位未定二國有令狐之戰公會諸侯晉大夫平晉亂也平晉亂所以定靈公也諸侯皆以救難為心終與晉大夫盟以平其亂義事之大也義事諸侯所同志故稱諸侯立靈公非獨晉力晉國衆大夫之力也故扈盟書晉大夫納子糾不能全非獨魯罪齊國衆大夫之罪也故蔇盟書齊大夫

胡安國曰諸侯會晉趙盾盟于扈為晉侯立也趙盾内專廢置其君外强諸侯為此盟其不名者見大夫

之强也諸侯不序見公之不及于會也文公怠惰事多廢緩既約晉盟而復後至故隱其不及罪公之不能自强于政治魯自是日益衰矣

呂祖謙曰靈公少故也

冬徐伐莒

謝湜曰徐用夷禮則以夷禮狄之楚用中國禮則以中國君之春秋退惡從善不間內外如此而已

公孫敖如莒涖盟

謝湜曰左氏謂莒人以徐難來請盟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謝湜曰公子遂一出而盟兩國再言公子遂非遂事也

胡安國曰春秋記約而志詳其書公子遂盟趙盾及雒戎何詞之贅乎曰聖人謹華夷之辨所以明族類

别内外也雒邑近在京師而戎人居之無中外矣再稱公子各日其會正其名與地以深别之者示中國夷狄終不可雜也自東漢以來乃與戎雜處而不辨晉至于神州陸沈唐亦世有戎狄之亂許翰以為謀國者不知學春秋之過信矣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謝湜曰敖如京師弔天王喪也上輕王室下棄君命故不至京師遂復魯人欲治其罪故奔莒敖之不敬

其罪大不可不討故奔書曰謹其出也其復也未反君命而奔故不書出敖救徐盟莒會晉侯會晉士穀如齊如晉其權勢重矣故其不敬至于上不有其王下不有其君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公孫敖奔莒從己氏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寡慾者養心之要欲而不行可以為難矣然欲生于色而縱于淫色出于性目之所視有同美焉不可掩也淫出于氣不持其志則放僻趨蹶無不

為矣敖如京師其書不至而復者言敖無入使于周之意惟已氏之欲從也夫以志徇氣肆行淫慾而不能為之師至于棄其家國出奔而不顧此天下之大戒也春秋謹書其事于敖與何誅使後人為鑒必持其志修窒慾之方也

朱熹曰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延平李侗云只不至而復便是大不恭又魯更不再使人往皆罪也胡安國只貶它從已氏之過經文元不及此事

呂祖謙曰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自他人觀之不書亦可左氏何以載以幣奔莒一句蓋弔喪是公家事娶妻是私家事此以私而廢公當時若以身自逃留幣在則衆介之屬猶可持此幣自往則此禮尚不廢其幣既已隨往則此禮不得致于周故魯人後來所以不容歸葬以其有此罪也

𣪠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程氏學曰七年宋人攻昭公而殺其大夫八年宋人

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皆不書名而著其官者死者死于其位去者以其道也盖昭公始即位不道于其民國人為亂而攻之諸大夫居卿佐之位竭節而死之可也違亂潔身而去之亦可也十有四年宋子哀來何也左氏曰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此亂邦不居知其不可仕而去之者故書字以襃之若數子者死生去就不必同要之皆合于義而已如十有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則異

于此竊位固寵安食暴君之祿進不能强諫退而不能潔身為昭公來盟于我故書名以見貶孫者名也大夫有罪不得專殺古之制也孟子曰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四命曰無專殺大夫五霸巳為三王之罪人然桓公尚克如此況王道之行諸侯敢專殺哉矧罪不得專殺者乎甚矣天下無王禮樂刑政皆出于諸侯故大夫有罪無罪咸專殺之又况國人專殺者歟聖人一切書之以著

其擅命暴亂之惡爲後世之戒也凡其國殺之則曰
某國以明其國之罪也鄭殺其大夫申侯之類是矣
其衆人殺之則曰某人以見衆人擅殺而國亂無政
也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之類是矣內殺大夫則曰刺
言周官三刺之法刺審其情且不書殺者諱之也諱
之者惡甚可知也其大夫全無惡而死其位如宋司
馬曹大夫之類則異其文而不名善其人則尤罪其
人殺之者矣

謝湜曰昭公不道于民宋人作亂以危公室方是時職爲御佐者以社稷爲志守位而死之可也以諫不行言不聽致位而去之亦可也故司馬公子卬見殺司城蕩意諸來奔公子卬握節以死可謂能以忠死其位矣蕩意諸效節而出可謂能以義去其君矣死者得致身之忠奔者得去國之義春秋皆著其官而不名善其不失職也大夫國人之望也司馬司城國之股肱也宋人之亂其始也禍及大夫而已禍及大

夫而不知治故其禍上及于司馬司城禍及司馬司
城而不知治則君之勢位危矣昭公以千乘之君而
其終不免宋人之難者其源起于此而已有國家者
其于撫御國人可不盡道者哉故大夫司馬昭公被
難皆書人著其兆禍之由也司馬兼稱大夫者春秋
之法殺書大夫故也司城迫難而出故書奔
胡安國曰初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以為不可遂
舍司馬以讓公子卬則卬固昭公之黨欲專宋而昭

公固欲以其弟卬自衛也夫司馬掌兵之官不選衆舉有威望為國人所畏服者使居其任乃欲寵其私暱鮮有不亡者矣公子卬蕩意諸皆以官舉者見主兵者不能其官至于見殺守土者不能其官至于出奔而其君不免失身見弑之禍宜矣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程頤曰家父致命以徵車也故書使來求毛伯風魯以欲金故不云王使

謝湜曰公孫敖不至而復毛伯來求金魯之罪也襄王未葬故毛伯來不稱使

胡安國曰毛伯天子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即位矣何以言未君古者諒陰三年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夫百官總已以聽則是冢宰獨專國政之時托于王命以號令天下夫豈不可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非特謹天下之通喪所以示後世大臣當國秉政不可擅權之戒也跋扈之臣假仗主威脅制中

外凡有所行動以詔書從事盖未有以春秋此義折之耳

夫人姜氏如齊

謝湜曰杜氏謂歸寧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謝湜曰諸侯會王葬禮也卿會王葬非禮也為其不成禮故止書如京師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謝湜曰靈公幼政出私室故晉人殺大夫先都
呂祖謙曰晉人殺先都梁益耳當時賊殺先克者五
人與焉何故先殺先都梁益耳二人蓋是知其罪所
以先殺之後來探得箕鄭父士縠蒯得所以殺之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謝湜曰父母在夫人歸寧禮也書至志其得禮也他
至不書者為其行不以禮也夫人之至也正則告廟
不正則不告因其告而書至則不至者之違禮由此

見矣

胡安國曰夫人與君敵體同主宗廟之事出必告行反必告至則書于策然適他國者或曰享或曰會或曰如衆矣未有致之者則其行非禮以不致見其罪也出姜如齊以寧父母于禮得行矣其致者非特以告廟書爾夫人初歸豈其不告為文公越禮故削而不書示誅意之法矣今此書至者又以見小君之重也夫承祭祀以為宗廟主一國之母儀而可以搖動

爭出姜至是盖不安于魯故至而特書以示防微杜
漸之意其為後世慮深矣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程氏學曰殺二大夫已上不書及者其事同殺之之
志均故也成八年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晉殺其大
夫郤犫郤錡郤至哀四年曺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
霍是也書曰殺其大夫某及某者以某之故而延及
于某也若僖二十九年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元咺訟君為惡君歸則已出君出則已歸信不臣矣
而公子瑕不見其辜衛國遷怒而并殺之故書曰及
以志專殺之中又有輕重者也文元年晉人殺其大夫
士縠縠及箕鄭父襄二十三年陳殺其大夫慶虎及
慶寅皆倣此
謝湜曰國人殺大夫先都而君不治故又殺大夫士
縠箕鄭父鄭父非有大罪以縠被害而其禍及之故
書及

胡安國曰殺先都士縠國也其稱人以殺者國亂無政衆人擅殺之稱也何以知其非討賊之詞書殺其大夫則知之矣三大夫皆彊家也求專晉不得挾私怨以作亂而使賊殺其中軍佐則固有罪矣曷爲不去其官當是時晉靈公初立主幼不君政在趙盾而中軍佐者盾之黨也若獄有所歸則此三人者獨無可議從末減乎而皆殺之是大夫專生殺而政不自人主出也故不稱國討不去其官而箕鄭父書及世

後世司賞罰者必本忠恕無有黨偏之意其義精矣

楚人伐鄭

謝湜曰中國衰弱故楚伐鄭

呂祖謙曰楚伐鄭鄭及楚平楚侵陳陳及楚平陳鄭皆近楚自靈公年少即位諸國皆歸之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謝湜曰書救鄭善之也書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著諸侯之衰弱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范山言于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則是貪得無故憑陵諸夏之兵也故楚子親將貶而稱人晉宋衛則趙盾華孔皆國卿也何以貶而稱人救而不及楚師欲以懲不恪也晉主夏盟不在諸侯以啓戎心誰之過乎故書救而稱人以罪趙盾之不能折衝消患為夷狄之所窺也

夏狄侵齊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酉地震

謝湜曰地陰物也至陰不動其體常寧陰過亢失常則震

冬楚子使椒來聘

謝湜曰楚子始有遣使修聘之禮故楚子來聘與中國同詞椒不氏未賜族

胡安國曰楚僭稱王春秋之始獨以號舉夷狄之也中間來聘改而書人漸進之矣至是其君書爵其臣書名而稱使遂與諸侯比者是以中國之禮待之也

所謂謹華夷之辨内諸夏而外四夷義安在乎曰吳
楚聖賢之後見周之弱王靈不及僭擬名號此以夏
而變于夷者也聖人重絕之夫春秋立法謹嚴而宅
心忠恕嚴于立法故僭號稱王則深加貶黜比之夷
狄以正君臣之義恕以宅心故内雖不使與中國同
外亦不使與夷狄等思善悔過向慕中國則進之而
不拒此慎用刑重絕人之意也噫春秋之所以為春
秋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

呂祖謙曰楚子使越椒來聘執幣傲臣出使他國必
先告廟然後出越椒不過恃楚之大輕魯之小其容
傲慢而不知非是傲魯乃所以傲其先君故叔仲惠
伯謂必滅若敖氏之宗故此見得古之時最重宗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
程頤曰過時始至故云來歸雖子母先君後夫人體
當然也書秦人不云君使以失禮夷之也言其尚夷
也葢嫡妾之亂自茲而始

謝湜曰僖公薨已九年成風薨已五年秦人始來歸
襚非禮也秦僻陋邊狄禮法不備故惟書秦人成風
僖公妾母也僖公嫡母先歿故魯以夫人禮事之以
夫人禮葬之成謚風姓妾母稱謚則其為夫人可知
故不書夫人朝廷之義以君為主故襚先僖公
胡安國曰秦人歸襚而曰僖公成風者非兼襚也亦
猶平王來賵仲子而謂之惠公仲子爾仲子惠公之
妾也然則風氏亦莊公之妾曷不書曰來歸莊公成

風之禭乎曰寵愛仲子以妾為妻者惠公也故書惠
公仲子所以正後世之為人夫者當明夫道不可亂
嫡妾之分以卑其身尊崇風氏立為夫人者僖公也
故書僖公成風所以正後世之為人子者當明子道
不可行僭亂之禮以賤其父聖人埀戒之義明矣
朱熹曰僖公成風與東晉簡文鄭太后一也皆所以
著妾母之義
呂祖謙曰秦人來歸成風之禭左氏此一段氣味深

長宜子細看蓋戌風已死四五年秦禭方至而此猶
曰雖不當事無忘舊好蓋人苟以是而來不問地之
遠近情之親疎時之遲速皆感其誠意此是忠厚損
怨之道最不可責人此雖送禭之緩然猶勝于不來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夘臧孫辰卒夏秦伐晉
程頤曰晉舍嫡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也秦
不顧義理之是非惟以報復為事夷狄之道也

謝湜曰秦以夷狄伐晉故書秦
胡安國曰說者謂秦伐晉以戎狄書盖闕文者據左
氏少梁北徵之師兩國相攻無他得失言之也然晉
取少梁事不經見固未可據秦以狄書者程氏以謂
晉舍嫡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矣秦不顧義
理是非惟以報復為事則夷狄之道也以此狄秦義
固然矣或曰猶有深許晉人悔過能改終不遂非之
意故重貶秦伯以見乎

楚殺其大夫宜申

謝湜曰左氏謂謀弑穆王說悞

胡氏曰按左氏宜申與仲歸謀弑穆王而誅則討弑君之賊也曷為稱國以殺又書其官而不曰楚人殺宜申乎曰穆王者即楚世子商臣也而春秋之義微矣

呂祖謙曰子西本心不是果要歸死于司敗其意乘楚王不在郢直欲因郢之虛為謀叛爾不意王渚宮

見之所以臨時巧作言語以辭于王後來與子家謀
弑穆王則此可見來鄖之意也故左氏謂懼而辭此
是書法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謝湜曰文公怠棄民政故不雨再七月亦無懼災之
心

及蘇子盟于女栗

謝湜曰内微者故不書主名蘇子王臣也魯使微者

及王臣盟不敬之尤大者也尹子柯陵之盟單子雞澤之盟劉子平丘之盟皆諸侯會王臣為盟也列國與王臣先伐先會而後盟書同盟以明王臣亦與盟也王人之盟于洮王人之盟于翟泉蘇子之盟于女栗諸侯大夫會王臣及王臣為盟也列國與王臣直會而盟不書同盟以無伐會日月相隔則王臣與盟可知也

呂祖謙曰杜預謂蘇子是滅温之後蘇子要之不必

作此蘇子或是他後亦不可知

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謝湜曰楚子非事而出將以觀釁書次著楚子之横胡安國曰楚滅江六平陳與鄭于是乎為伐宋之舉次于厥貉凡伐而次者其次為善次而伐者其次為貶齊師次陘修文告以威敵善之也故上書伐楚以著其美楚次厥貉藏禍心以憑中夏貶之也故下書伐麇以著其罪當是時陳鄭宋皆從楚矣獨書蔡侯

何哉鄭失三大夫侯救而不及陳獲公子茷而懼宋方有狄難盖有不得已者非所欲也蔡無四境之虞則是得已不已志在從夷狄矣故削三國書蔡侯見其棄諸夏之惡也

春秋集義卷二十八

春秋集義卷二十九

宋 李明復 撰

文公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謝湜曰麇微國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

謝湜曰文公以後政出大夫故公子遂盟晉趙盾叔

仲彭生會晉郤缺

秋曹伯來朝

呂祖謙曰諸侯即位來朝亦自有禮文公即位來朝

蓋曹與魯相近非必徧天下諸侯

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謝湜曰鹹魯地狄既侵齊又潛入魯境故得臣敗狄

于鹹

胡安國曰左氏稱此長狄也而劉氏以為非夫春秋

正名之書其稱狄也或曰狄或曰白狄或曰赤狄其稱戎也或曰戎或曰山戎或曰姜戎或曰陸渾之戎不别其種類書之于策後亦無所考矣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杞伯來朝

謝湜曰舍夷禮故復稱伯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謝湜曰叔姬文公女未嫁而卒謂之子叔姬以明時君之女也女子許嫁笄而字死則以成人之喪送之禮也

夏楚人圍巢

謝湜曰巢微國

秋滕子來朝

謝湜曰滕侯臣屬于楚故稱子夷狄爵不過子故也

秦伯使術來聘

謝湜曰秦康公始遣使來修聘禮故聘與中國同辭呂祖謙曰秦西乞術來聘襄仲辭玉魯之辭秦蓋是晉與國所以辭者不與其伐晉也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程頤曰凡戰皆以主人及客秦曲故不云晉及

謝湜曰戰書及所以别先後明曲直也河曲戰不書及者其惡均其罪同也秦晉自殽役以後肆忿報怨凡四伐三戰而兵革不息生民之受禍者衆矣故春秋惡其兩曲而一罪之不書敗者勝敗未分而退

胡安國曰秦伯親將晉上卿趙盾禦之其稱人何為令狐之役故也秦納不正遂非積忿晉不謝秦潛師

禦之是以暴兵連禍至此極也凡戰皆以主人及客者處已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其不書晉及何也前年秦師來伐晉不言戰者晉已服也故狄秦而免晉今又為此役則秦曲甚矣故不以晉為主惟動大衆從秦師不奉辭令以止之也故貶而稱人此輕重之權衡也

呂祖謙曰河曲河之曲不必如公羊說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謝湜曰二邑皆在國鄙鄆又莒魯所爭行父懼外難故師師城之鄆書及著其土功不一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子蘧蒢卒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大室屋壞

程氏學曰觀春秋中文公事宗廟最為不謹遂有大室屋壞之變天人之際可不畏哉

謝湜曰大室大廟之室也總稱曰廟指神所居曰室廟中餘屋壞猶曰不可而況于室屋乎室屋壞則神

失其所居矣孝子之念親也思其居處笑語志意將見其所為齋者色不忘目聲不絶耳心志嗜欲不忘諸心將見其所為祭者孝思之至也文公簡棄廟事乃至大祖室屋摧壞而神不得以安寧其遺忘祖宗極矣尚何孝思之有哉緩于主逮于大事躋僖以亂昭穆棄閏而廟不告月皆不敬之大也故大室大祖所居歲時奉安之所也其終亦有屋壞之變則子事之隳頽神心之疾怨皆于此見矣

胡安國曰譏久不修也何以知久乎自正月不雨則無壞道也不雨凡七月而先君之廟壞不恭甚矣凡此皆志文公怠慢不謹事宗廟以致魯國衰削之由垂戒切矣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謝湜曰沓之會衛侯來會故書會公左氏謂衛侯請平于晉

狄侵衛

謝湜曰狄自文公七年以來侵魯侵齊侵宋侵衛累歲不息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然則狄數侵中國亦以狐射姑出奔在狄故也觀春秋所書而狄之為患其微旨見矣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謝湜曰公即位十年凡三如晉一及晉處父盟再及晉侯盟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謝湜曰棐鄭地棐之會左氏謂鄭伯請平于晉公會彼為主而我往會也會公我為主而彼來會也然則二會因二國欲之請平而公為主以會之也其往也衛侯會之于沓其還也鄭伯會之于棐一出而一朝二會著其不恤民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師師伐邾

謝湜曰公嘗伐邾取須句邾伐我南鄙以須句故也

叔彭生討邾來伐故師師伐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謝湜曰齊侯齊昭公魯不會葬故不書葬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程頤曰諸侯始會議合而後盟盟者志同故書同同懼楚也

謝湜曰新城之盟晉為盟主大夫不可先諸侯故晉

趙盾敘曹伯下盟書曰謹之也凡盟小國與大國同
欲則書同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鄭伯會公于
棐請平于晉然則新城之盟衛鄭之所同願也故書
同盟垂隴之盟晉士縠會諸侯盟新城之盟晉趙盾
會諸侯盟晉國政出大夫可知也士縠會諸侯盟其
後晉殺士縠趙盾會諸侯盟其後趙盾背其君大夫
專權未有不為患者也
胡安國曰同盟于新城同外楚也其曰同者志諸侯

同欲非強之也而宋公陳侯鄭伯在焉則知楚次厥貉三國雖從有弗獲已者削而不書蓋恕之也蔡不與盟果有背華即夷之實也夷考晉楚行事未有以大相遠也而春秋予奪如此者荆楚僭王若與同好陵蔑中華君臣之義滅矣可不謹乎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謝湜曰孛悖逆之稱有星光芒不順陵犯北斗故書孛其光芒侵北斗魁中故書入陰精發見于天爲星

氣不軌則星有孛者
胡安國曰孛者惡氣所生闇亂不明之貌也入于北
斗者斗有環域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宋先代之後齊
晉天子方伯中國紀綱彗者所以除舊布新也禎祥
妖孽隨其所感先事而著後三年宋弑昭公又二年
齊弑懿公又二年晉弑靈公此三君者皆違道失德
而死于亂符叔服之言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
矣

呂祖謙曰此是入于北斗之環域葢北斗是天之紀
綱之星宋齊晉天下綱紀之國孛入于北斗所以見
得宋齊晉皆有亂胡春秋論得極好

公至自會

謝湜曰冬如晉春至自晉夏會晉秋至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謝湜曰邾文公二子貜且齊出捷菑晉出貜且元妃
子于次長邾立貜且正也貜且即位已踰年矣趙盾

以捷菑晉出欲以晉國之力納捷菑爲君晉之強邾之所不能抗也晉車八百乘邾人所不能禦也肴之納捷菑也邾人辭以一言之義而晉之八百乘不得進而還正可以易不正不正不可以易正故也然則力不勝義久矣可以服暴強可以詰奸慝可以却師衆天下之義也用兵者可不由義乎哉捷菑不書公子罪其非正也趙盾貶稱人罪其以庶奪嫡也納書弗克著其進不由義也

胡安國曰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善之而書曰弗克納也在易同人之九四曰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其趙盾之謂矣聖人以改過為大過而不改將文過以遂非則有怙終之刑過而能悔不貳過而遠

罪則有遷善之美其曰弗克納見私欲不行可以為難矣然則何以稱人大夫而置諸侯非也聞義能徙故為之諱内以諱為貶外以諱為善

呂祖謙曰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向來城濮之戰七百乘郤是晉國所有之兵至此八百乘蓋非止晉國之兵亦取于諸侯耳盾之欲納捷菑始是盾見得不甚分明後來能頓改過亦自可取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謝湜曰公孫敖叛命而出義已絶于魯矣魯不加討且又立其嗣歸其喪故書卒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謝湜曰舍未踰年稱君以明舍之為君也君薨世子柩前嗣立君父之位定矣號則稱子一年不可二君故也齊穆公卒子舍立國人皆北面為臣舍之君位定矣公子商人驟施聚士將以求國以舍立未踰年不以成君視舍而害之故舍之遇難春秋特以成君

書之以正商人弑逆之罪也正商人之罪以為天下逆惡之戒也春秋立例于初以示法變例于終以起義郕太子未即位稱伯齊嗣子舍未踰年稱君皆變例以明微者也賊不討舍不葬故不書葬商人稱公子與楚商臣稱世子同意

胡安國曰州吁弑君則以國氏商人獨稱公子何也以國氏者累及乎上稱公子者誅止其身夫州吁寵愛有匹嫡奪正之漸莊公養成其惡莫之禁至于弑

逆則有以致之矣故曰以國氏者累及乎上按左氏魯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商人心知其孤危寡恃可以取而代也于是驟施于國而多聚士然則商人弑逆出于其身之所為而非昭公有以致之也故曰稱公子者誅止其身舍未踰年而成之為君者穀梁子曰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呂祖謙曰齊商人弑舍舍無威以母之無寵亦不見重于其子

宋子哀來奔

謝湜曰蕭封人子哀宋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此大夫之不事汙君不居亂邦潔身而去者也列國大夫以卑辱以庸昧以過惡得罪而去者衆矣子哀獨以高節辟亂來奔春秋字而不名貴之也宋大夫司馬以忠死其位者也宋司城以義去其君者也宋子哀潔而不累于祿者也三子者死生去就雖不同其歸皆適于義而已臣子之節著于亂世而可以風勸天

下者未有美于此者也

胡安國曰宋昭公無道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子哀貴之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宋子哀有焉昔微子去紂列于三仁之首哀不立于危亂之邦而春秋書字謂能貴愛其身以存道也若偷生避禍而去國出奔亦何取之有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謝湜曰單伯季孫意如叔孫婼皆魯卿卿佐國命所係為鄰國所執其憂危大故執書至書重之也單伯以弔喪如齊懿公不道執之

胡安國曰齊君舍魯之甥也商人弑舍固忌魯矣魯使單伯如齊齊人意欲辱魯故執子叔姬而誣之以罪不稱行人公羊所謂以已執之者也

呂祖謙曰齊人執單伯此是王室之衰弱齊君無道之甚

齊人執子叔姬

程氏學曰齊人執子叔姬十五年齊人來歸子叔姬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昭公卒舍即位公子商人弒君之惡已顯而執叔姬之事聖人不獨罪商人也齊人不討賊俱北面事之又致執其君母齊之人均有罪焉故曰齊人執子叔姬執之書其歸不得也

謝湜曰子叔姬適齊昭公生舍舍即位公子商人弒舍又執子叔姬商人弒逆之惡顯矣齊人不能討國

賊反以臣禮事之叔姬之欲歸魯也又使商人執君之母而囚之叔姬之執齊人均有大罪故執書齊人罪之也齊人衆辭執叔姬書人與諸侯執公卿書人異矣叔姬有母道于齊不稱夫人以著商人絶之也凡内女適諸侯不書歸者或公未即位女已行故胡安國曰子叔姬者齊君舍之母也弑其君執其母皆商人所為而以為齊人執之何也商人弑君之罪已顯而齊人黨賊之惡未彰商人驟施于國而多聚

士是以財誘齊國之人而濟其惡也齊人懐商人之私恵忘君父之大倫弑其君而不能討執其母而莫之救則是舉國之人皆有不赦之罪也假有人焉正色而立于朝誰敢致難其君而不顧乎故聖人書曰齊人執子叔姬所以窮逆賊之黨與而治之也其討罪之旨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謝湜曰書官而不名貴之也書官而名貶之也司馬

見殺不名善其能死職也司城出奔不名善其能去職也華孫書官書名則與此異矣安暴君之朝食汙君之禄進無直諫之忠退無潔身之義奸邪同寵為昭公以國事來盟書華孫貶之也書司馬著其失職也華氏孫名左氏以為字誤矣來不稱使者昭公國亂無政華孫為宋來盟故也

胡安國曰司馬主兵之官稱華孫者自督弑殤公諸侯受賂失賊不討使秉宋政及其後世繼掌兵權春

秋之所禁者故傳載其承命亞旅之詞而經書曰宋司馬華孫來盟其曰華孫猶季孫叔孫仲孫臧孫之類不書名者義不係于名也不稱使以是專行為無君矣孟子曰所謂故國非謂其有喬木有世臣之謂也春秋此義其欲後世以賢者之類功臣之冑為世臣然後委之以政乎

夏曹伯來朝

謝湜曰為齊難故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謝湜曰敖卒于齊魯人許反其喪齊人之以敖喪至也以魯人釋其罪而反之故書歸以惠叔請于齊而得之故不書來法以正國刑以治罪法不行于宗族刑不加于大惡魯之失道也

胡安國曰公孫敖慶父之後行又醜矣出奔他國其卒與喪歸皆書于策者許翰以為文伯惠叔二子之哀誠無已也故魯人從其請國史記其事仲尼因而

不草者以教著教也易曰有子考无咎周公命蔡仲

曰爾尚蓋前人之愆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謝湜曰莊公文公不知所以救灾故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謝湜曰卿至不書降于君也單伯季孫意如叔孫婼

皆以被執得至故書

胡安國曰單伯天子之命大夫也故逆王姬會伐宋

使于齊皆書其字而不名與意如婼異者無所書而不專王命謹臣禮也

晉郤鈌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謝湜曰郤鈌以師伐蔡蔡人不服于是以師入蔡伐以治罪而已蔡不與盟蔡侯之過也師入其國則蔡人受害者衆矣伐蔡書入罪郤鈌之暴也兵衆入國其爲患大書日謹其變

秋齊人侵我西鄙

謝湜曰執單伯執子叔姬侵我西鄙懿公之不道也以逆得以逆守賊臣之取禍也

呂祖謙曰齊人伐我西鄙一則是執叔姬恨以王使來請一則是弑君後恐諸侯來討

季孫行父如晉

謝湜曰行父春如晉秋又如晉以齊故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程頤曰魯以備齊不在會故不序又稱諸侯者衆辭

見衆國無能爲也此盟爲齊亂也
謝湜曰公子商人弑齊君執君母病魯而執其卿害
魯而侵其鄙逆惡之大者也晉靈會八國諸侯盟于
扈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不克而還討逆定亂義事也
諸侯所同欲也晉受賂中止諸侯弗能正諸侯所同
罪也故扈之盟總稱諸侯公不與盟齊難故也
胡安國曰盟于扈者晉侯宋公衛蔡陳鄭曹許八國
之君也何以不序畧之也春秋于夷狄君臣同詞而

不分爵號說者以爲畧之也八國曷爲畧之等于夷狄乎齊人弑君不能致討受賂而退奚以賢于狄矣不曰晉人會諸侯盟于扈而曰諸侯盟者分惡于諸侯也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請討之弑君之賊夫人之所得討也而况于諸侯乎况于鄰國乎畧諸侯而不序以其欲討齊罪而復不能也况于鄰壤初不與盟會者乎魯君之罪亦可知矣

吕祖謙曰晉盟諸侯于扈謀伐齊齊賂晉而還至十

六年魯賂齊此亦見春秋時風俗皆以賄賂爲尙自
入春秋受賂亦未曾無之只是未若此之甚其大畧
可見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謝湜曰子叔姬齊君母不書夫人商人絶之也忿而
執之絶而歸之商人之罪也臣子不能討賊治罪而
從之齊人之罪也歸叔姬罪在齊人故書來

胡安國曰不言齊子叔姬來歸而曰齊人來歸子叔

姬者見子叔姬無罪齊人自絶而歸之爾春秋深罪齊人以商人為君而不知其惡故其執叔姬與弑其君商人皆稱齊人深責之也

呂祖謙曰齊人來歸子叔姬齊執叔姬公羊以為單伯淫叔姬蓋公穀只是經生不識朝廷大事其間詞或鄙俚其中說經旨與理處甚明又不可不仔細看蓋縁他傳得子夏學所以識得此不比左氏是國史所以識得朝廷大要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謝湜曰懿公初以不道侵魯繼以遷怒伐曹曹人不服又以兵入其郛兵之暴亂甚矣書侵書入罪之也

書遂著其横也郛外城入其郛者曹人守城齊師乘其郛而入之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程氏學曰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齊魯先既約盟而公不往乃使季孫行父會故齊侯弗

及盟也夫齊强魯弱公違約不自下而抗大國以取怒危道也

謝湜曰齊再侵魯魯為請盟其盟也公不能往而行父出會于是齊侯不與為盟懿公暴横不率久矣陽穀之會文公遣大夫出盟大國至使失歡于齊非保國之道也將以保國而反以危國書弗克盟危之也危之著文公之倦于政也陽穀齊地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程氏學曰古者頒告朔于邦國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每月朔朝于廟告而行之然則朝廟者謂告月也文公慢棄天時不尊王朔以閏月附月之餘怠而不告猶朝于廟舍其本而行其末耳左氏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若公四不視朔則尤甚矣

謝湜曰告朔以朔政告之廟視朔視朔政而聽之文公之倦政也其始不告朔而已終則不視朔焉其始閏不告朔而已終則四不視朔焉一月之政係于朔

朔政不視則國之政事不復聽治矣朔政不視至于四月則視朔之禮自是不復行矣書四不視朔以明朔禮之廢也

胡安國曰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每月奉以告廟出視朝政文公四不視朔公羊子以為疾也不言疾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此見聖人所書之意若後視朔者必于此書公有疾與昭公如晉之事比矣文公厭政備見于經閏不告朔不視無雨不閔會同不與

廟壞不修作主不時事神治民之怠也則其心放而
不知求久矣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邱

謝湜曰陽穀之會齊侯弗及行父盟魯不可以與齊抗乃使公子遂以賂請盟故二國盟于郪邱郪邱之盟齊為盟主盟以魯大夫及齊侯者抑齊之强也抑齊之强者責其以賂屈魯而盟也郪邱齊地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謝湜曰姜氏僖公夫人

毁泉臺

謝湜曰上之所爲下之所效國君舉動不可以不慎也物之不足疑情之不足信者明君弗惑也興之無利于民廢之無損于民者明君弗爲也故災變妖孽之來不以邪說亂其心不以無稽之言貳其聽反身修德以應之而已泉臺魯之舊也魯人以蛇出泉宫夫人繼殁由是惡泉臺而毁之惑之大者也川谷有

妖咎不在川谷宮室有妖妖不在宮室惑蛇妖毀泉臺繆舉之大也禍福不以理推吉凶不以事考死生不以聽命壞先君建立以弭一日不足信之妖非明君之舉也何以為天下後世法哉書毀泉臺罪其不明也

胡安國曰先祖為之非矣然臺之存毀非安危治亂之所係也雖勿居可也而必毀之是暴揚其失有輕先祖之心此履霜之漸弑父與君之萌春秋之所謹

也故書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謝湜曰楚子西通巴人北通秦人故滅庸

胡安國曰楚大饑戎與麇濮交伐之而庸人幸其弱帥羣蠻以叛楚此取滅之道也楚人謀徙于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亦見其謀國之善矣故列書三國而楚不稱師滅楚之罪詞也

呂祖謙曰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選

將伐楚是時楚不先伐麇而先伐庸者何故蓋當時病根在庸其倡率羣蠻以攻楚者皆是庸故先伐庸也是以楚之為計使廬人七遇皆北所以示其甚弱之勢而使庸人見之以為不足與戰遂不設戰備庸人既敗則羣蠻皆散卒難與合以攻楚所以如此者必欲滅庸而後已若病根不去則終亦為患矣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謝湜曰昭公無道上下離心由是國人起而害焉故

弑書宋人然則人心忿怨而君不受禍者未之有也大夫司馬以無罪見殺司城子良以辟難出奔國之忠良或死或去而奸邪險惡擅命得君如是而人君無股肱手足之助矣此昭公之難所以發于宋人也宋自雨螽以後公室禍亂相繼不息至于如此天人之際其相與可不畏哉賊不討故不書葬

胡安國曰此襄夫人使甸殺之也而書宋人者昭公無道國人之所欲弑也君無道而弑之可乎諸侯殺

其大夫雖當于罪若不歸諸司寇猶有專殺之譏以為不臣矣況于北面歸戴奉之以為君也昭公無道聖人以弒君之罪歸宋人者以明三綱人道之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然則有土之君可以肆于民上而無誅乎諸侯無道天子方伯在焉臣子國人其何居死于其職而明于去就從違之義斯可矣蕩意諸亦死職春秋削之不得班于孔父仇牧荀息何也二子閑其君而見殺春秋之所取也意諸知國人將弑

其君而不能止知昭公之將見殺而不能正坐待其
及而死之所謂匹夫匹婦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也
奚得與死于其職者比乎聖人所以獨取高哀之去
而書字以褒之也
呂祖謙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凡書國人不名言某人
弑君皆君無道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程頤曰行天討而成其亂失天職也故不御之

謝湜曰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
逆之師也逆亂未治乃立公子鮑而還師莫大于行
義義莫大于討逆將以行義討逆而其終反成宋亂
故大夫皆貶稱人
胡安國曰列國之卿其君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宋
有弒君之亂欲行天討而伐宋乃其職也復不能討
而成其亂是不足為國卿失其職矣故皆貶而稱人
大夫師師稱名氏賤者稱人其稱人賤之也陳恒弒

簡公孔子請討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謝湜曰成風僖公妾母聲姜文公嫡母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謝湜曰公子遂雖盟郪邱齊猶以師伐我公于是至

穀為盟穀之盟齊為盟主盟以公及齊侯者抑齊之

强也抑齊之强者責其以師逼魯而盟也

諸侯會于扈

謝湜曰會于扈將以平宋也亂臣賊子討而治之諸侯之所志也既會而卒無成功諸侯之所同罪也故扈之會總稱諸侯

胡安國曰宋昭公雖為無道人臣將而必誅春秋正宋人為弑君之罪所以明人道之大倫也故大夫無沐浴之請則貶而稱人諸侯無討賊之功則畧而不序不然是廢君臣之義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秋公至自穀冬公子遂如齊

謝湜曰左氏謂拜穀盟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謝湜曰薨書臺下則宴游無節可知

朱熹曰一毫不正則有累于其生故春秋書公薨必謹其地學者要當知古人所以嚴于終如此

秦伯罃卒

謝湜曰秦伯秦穆公赴告通于中國故書卒魯不會

葬故不書葬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謝湜曰懿公雖逆臣齊人北面臣之矣故弒書君國人起而害之故弒書人懿公得位四年外執魯卿内執君母侵人之鄙伐人之國入人之郛其暴虐不道極矣故國人作難而死于僕乘之手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齊懿公即位刖邴歜之父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二人者實弒公然則于

法宜書曰盜而特變其詞以為齊人何也亂臣賊子之動于惡必有利其所為而與之者人人不利其所為而莫之與則孤危獨立無以濟其惡篡弒之謀熄矣惟利其所為而與之者衆是以能濟其惡天下胥為禽獸而莫之遏也公子商人驟施于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而貸于公有司是以財誘齊國之人也齊人貪公子一時之私施不顧君臣萬世之大倫弒其國君則靦面以為之臣而不能討執其君毋則拱手以

聽其所爲而不能救故于懿公見殺特不書盜反以弑君之罪歸諸齊人以誅亂賊之黨弭簒弑之漸所謂拔本塞源懲禍亂之所由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謝湜曰公子遂以立公公請于齊故二卿同出書二卿著遂之專也

胡安國曰使舉上客將稱元帥此春秋立文之常體

也其有變文書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子赤

夫人之子今卒于弑不著其實是爲國諱惡無以傳

信于將來而春秋之大義隱矣故上書大夫並使下

書夫人歸于齊中曰子卒則見禍亂邪謀發于奉使

之日而公子遂弑立其君之罪著矣

冬十月子卒

謝湜曰子文公嫡子赤公薨子赤繼立公子遂以啟

嬴氏之寵害子赤立宣公子被害不書諱之也不名先

君已葬故也文公之為國也主不知建而後時廟不知敬而室壞閏不告月朔不四視其怠棄國政甚矣方是時日食于上地震于下雨不降星孛而逆尚不知恐懼自反外失制權臣内失正嗣位嬖孽寵幸而嫡子孤危故公子遂難作蕭墻而子赤受其患也天人之際可不畏邪

胡安國曰諸侯在喪稱子繼世不忍當也既葬不名終人子之事也踰年稱君縁民臣之心也子卒何以

不日遇弑不忍言也既葬而不名不名而遇弑者不日以見其弑子赤是也踰年而稱君稱君而遇弑者不地以見其弑閔公是也何以知其賊乎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子卒夫人歸則知罪之在公子遂矣孫于邾出奔莒則知罪之在夫人與慶父矣繼世之恩終事之重情文之節隱惡之禮記事之信誅亂臣討賊子之義亦備矣

夫人姜氏歸于齊

謝湜曰姜氏文公夫人赤之母也子被害故夫人歸齊公子遂殺嫡立庶臣子不知討治乃至魯之君母棄絶而歸魯國之罪也公子遂如楚如齊如晉入杞伐邾救鄭盟晉趙盾盟雒戎盟齊侯其權重矣故其不道至于殺國嗣子絶母夫人一國莫敢制也

胡安國曰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則知其非見絶于先君書歸于齊則知其無罪異于孫于邾者而魯國臣子殺嫡立庶敬嬴宣公不能事主君存嫡母其

罪不書而並見矣

季孫行父如齊

謝湜曰春秋御臣之道欲制于微宣公新立故行父如齊

莒弒其君庶其

謝湜曰弒稱國舉朝爲之難也莒紀公多行無禮于國臣下不安禍由此起故弒書莒左氏謂太子僕因國人誤矣

春秋集義卷二十九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貢生臣鄧友櫰